

MENG · QING · YUANXILIE — ZHIER

梦·情·缘系列之二

情海波澜

◎ 琼瑶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梦·情·缘系列之二

情海波澜

中原农民出版社

33040

(豫)新登字 07 号

梦·情·缘系列之二

情海波澜

源 瑞 著

责任编辑:梅子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蚌埠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03.5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80538-738-9/1·318

定价:4.80 元

全套定价:38.4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 B 市的上流社会里，一群留学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叶太太淑珍、叶浩文、叶浩年、纪晓岚……对待爱情的态度各异。雍容秀雅的叶太太竟不惜牺牲和葬送个人的爱情，而且运用恐怖、暴力、高压、欺骗种种手段，强行安排儿子浩文与老朋友之女纪晓岚成婚。当叶浩年试图反抗，偕同心爱的姑娘春艳秘出走，远居英国伦敦，仍无法逃脱叶太太神通广大的摆布。他失去了爱情和欢乐，由一个大学教授变成了毫无情感的“机器人”。

然而，叶浩年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漠视金钱与权势，宁可放弃经营叶氏商业王国的高位，毅然叛离了叶太太。在纪晓岚被软禁于叶家大厦里，即将举行婚礼之际，叶浩年乘夜营救了她，双双逃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相爱成亲。不料，叶太太率众紧追前来……

结果，揭破了一个奇诡之谜：纪晓岚是叶太太的亲生女，而叶浩文并非叶太太的亲生儿子。但是，叶浩年、纪晓岚坚定地认为：“各人走自己的道路，死而无憾。”

作品的文字流利，情节生动，故事悬念性强，引人入胜！

晓岚走进这山顶的别墅时，心中充满了好奇。仿佛时光倒退了五十年，别墅里的一切全是三十年代的，包括布置、气氛和人。

一个五十来岁，貌似管家的妇人陪着一位六十多岁，斯文又有气派的夫人从半圆的楼梯上走下来。楼梯上铺满了又厚又软的地毯，听不到一丝声音。那感觉——感觉是幽灵的来到。

晓岚不自觉地站起来，因为那位夫人已经走到她面前。那位夫人即使如今看来也是那样精致，那样秀丽，那样风华绝代，那样雍容。

“请坐，纪小姐。”夫人用悦耳的京片子说。

晓岚下意识透口气。她正在想，这样的夫人如果说广东话，那就大刹风景了，夫人是属于三十年代的，充满了上海的风情和味道。

“我——我只能说广东话。”晓岚结巴。

“不要紧，我能听。”夫人安详地微笑，“你是纪安国让你来的？”

“是。爸爸吩咐我来到此地，第一位要拜访的人就是您。”晓岚十分恭敬有礼。

“是。安国是你父亲。”夫人又微笑一下。

晓岚开始偷偷地打量她。她穿了件黑色有暗花的丝旗袍。没

有戴首饰，只是耳朵上龙眼那么大的一对真珠耳环，越映得她肤色胜雪。

而且，她是纤瘦的，非常的飘逸清爽。

“安国在电话中告诉我，你这次东来是预备在此地工作的，是吧？”夫人又问。

“是。夫人。”晓岚点点头。她是个二十七八岁，风度气质绝佳的女人，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知识分子。“我是应聘为此地一大学做教师，合约签了两年。”

“女孩子教书，很好。”夫人又说，“不过你不必叫我夫人，可以叫我叶淑珍，或安慈淑珍。”

原来夫人的名字叫叶淑慈。名字象三十年代的人。

“我只叫淑珍好了，简单些。”晓岚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礼物，“这是爸爸让我带给淑珍的。”

叶夫人仿佛早已知道是什么，不出声就接过去。

“这是爸爸的新书，叫《朝代》，在美倒是挺获好评的，爸爸希望淑珍指正。”晓岚说。

“想不到安国教学之余还有兴趣写书。”叶夫人微笑摇头，“这么多年，他倒真是没变。”

“爸爸是个执着倔强的人，永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晓岚想一想说。

“是吗？”叶夫人似有点恍惚，“是吗？”

她始终没有翻开书来看一看。

“本来现在美国放暑假，我请他跟我东来一游，他却不肯。”晓岚笑，“他说，还不是时候。”

“是，还不是时候。”叶夫人连连点头。

晓岚很诧异，这位叶夫人怎么了？是人老了变得迷糊？或本来就如此？

就在这个时候，大门外走进一个书卷气极重，又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不，并不太年轻，他至少也过了三十。

“妈，我回来了。”他打招呼，又同晓岚点头示意。

“啊！浩文回来了。”叶夫人立刻打起精神，“来，我替你们介绍。浩文是我唯一的儿子。晓岚是我老朋友的女儿，才从美国回来。”

叶浩文极有礼貌地和晓岚握手。看真了，他是个十分好看的男人，好看在风度，在气质，在修养上。

“我回来教书的，已有聘书。”她说。

“好极了，我也当教授，”他欣喜。从他眼里可以看得出他真的开心，“以后可以交换心得。”

“我必须多请教，我没有经验，拿博士学位才两年。”她由衷的。

她对这一切都好的漂亮男人也有好印象。

“你学什么？电脑？”他问。

“为什么电脑？”她笑起来，“我学数学。”

“这倒令我意外。电脑是最流行的科目。”他说。

“我学数学，因为它接近真理。”她认真地，“对学问，我执着又不讲道理。”

他眼中有异样的光采。

“猜猜看我学什么？”他问。

她左右打量着他，想了半天，还是摇头。

“看外表无法知道你学什么。”她笑，“但你的气质，神情极像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出来的。”

他先是一阵呆怔，然后大笑起来。

“你的眼光真这么利？或是猜的？”他叫，“或者妈妈一早就说过我学什么？”

“见你之前不知道淑珍有这样的儿子。”

“你从哪儿看见我出自哈佛工商管理学院？”他再问。

“你和纽约一些大财团、大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很神似，那种气派与自信是别的学校学生学不来的。”她笑，“只有哈佛的学生象你这样。”

“该谢谢你的赞赏吗？”

“我的学校也不差，我是MIT的，麻省理工。”她颇为骄傲。

“女孩子能拿到数学博士的确不简单。”他换一种口吻，“尤其是MIT的。”

“你们在念书上该是旗鼓相当。”叶夫人微笑，“学校又是门当户对。”

“那么，留在我们家晚饭？”浩文说。

“好。”她也不客气。谈得这么融洽。

“你现在住哪儿？”叶夫人突然问。

“酒店。因为学校的宿舍还没有替我弄好。”

“不如这样吧！搬来我们这儿，反正地方多，以后你也不必自己弄饭什么的。”叶夫人慈祥地说。

“那——怎么好意思，我在B市起码住两年。”她说。

“莫说两年，住二十年，四十年又如何？”叶夫人笑，“我们这儿有五间客房，就算普通睡房，也有六间，你可以随便挑选。”

“那——”晓岚还在犹豫。

“晚饭之后我去替你搬行李！”浩文眨眨眼，他也有顽皮的时候。“妈妈好客，极怕寂寞。”

然而寂寞，谁又不怕呢？包括晓岚。

“那么，在拿到宿舍之前我住这儿。”她说。

“那象什么话呢？太见外了。”叶夫人温柔斯文，“以我——我们叶家和纪家的关系，这点小事也要计较？”

但是叶家和纪家什么关系？父亲纪安国并没有告诉晓岚，她只奉命来拜访，送书的。

“你就依了妈妈吧！”浩文笑，“要不然妈妈今夜一定睡不稳。妈妈是这个脾气。”

“是。我听淑珍的吩咐。”她只好说。

又闲聊了一阵，已是晚饭时候了。工人来请他们用饭，在那间浅黄色的饭厅里，享受一餐极丰富的食物。尤其令晓岚惊讶的是，普通晚餐，也用着极其讲究的银餐具。

吃水果的时候，一个白衫黑裤的女工人始终侍候在一边，又殷勤又有礼。晓岚想，在美国除非是洛克菲勒或肯尼迪，或罗宾逊家族才有这气派吧！

当工人送上茶时，浩文提出：“不如现在去酒店拿行李？”

他望着晓岚。

“我随时都行。”

“那么早去早回。”叶夫人淡淡地说：“我不等你们了，我习惯早睡，浩文替晓岚安排一切。”

“是。我会。”他带着晓岚离开。

“我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她坐在车上。

“我也从来没见过妈妈如此殷勤留客。”他笑，“我相信她一定很喜欢你。”

“我没有和母亲相处的经验。”她说：“母亲生我时难产而死，或只可以说是爸爸的女儿。现在正给我一个机会学习。”

“妈妈极容易相处，她是位开朗的老人家。”他说：“爸爸在世时她曾显赫一时，现在，只是个寂寞的老人。”

“你父亲——听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她好奇地。

“是——是的！”他不置可否，仿佛不愿提起。

晓岚对中国近代史不熟，但——仿佛记得没有一个姓叶的大官。

“你们家里全是极讲究、极名贵的古董，我看连客厅门口那幅地毯都不简单。”她聪明地转了话题。

“你很有眼光。”他打着哈哈，“但——那也不算得什么，听妈妈说以前在大陆上——”

他突然住口不说，是讲错了话吧！

她也不追问，不想令两人之间尴尬。他们今天还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说说你的——家庭情形。”他勉强找话题。

“我只有父亲。”她苦笑，“而且我只记得移居去美国之后的生活。以前——我是一片空白。”

“什么时候移民美国？”

“一岁多时。”她说。

他忍不住笑。

“一岁多，当然以前的一切全不记得啦！”

“不——我相信儿时的一切一定会有模糊的印象。”她皱眉，“但是我——真是一片空白。”

“小时候记忆力不好，脑筋还没开。”他说。

“也许是吧！”她耸耸肩，“记不起以前，我的确觉得遗憾。好在我有一张照片。”

“哦。”

“大约六、七个月时，刚会爬的照片。”她笑，“这是我最珍贵的一张了。”

“带来了吗？下次给我看看。”

“一言为定。”她说。

她的斯文中带着几分爽朗，是极受欢迎的个性。

“除了教书外，你还有什么打算？”他问。

“暂时没有，迟些时候我想学古筝。”

“古筝？！”

“是培养内在外在美的极好训练，”她说：“我极喜欢古筝的声音，非常古典，非常高山流水。”

“什么叫‘非常高山流水’？”他问。

“我很难解释，那只是种感觉。”她想了一下，“或者是古筝音韵的流畅好象流水，又可以低八度高八度地弹，哎——我真是很难形容。”

“你到我们家住了。”他说。

“什么意思？”

“妈妈是一流的古筝演奏者。”他笑，“她可以比美任何职业高手。只是她从不收学生。”

“我能例外吗？”她十分向往。

“看你的造化。她那么喜欢你，或许她肯。”

她想了一阵子，脸色十分兴奋。

“怎么到了此地，我的运气会这么好？”她似在自问，“莫非真是东方利我？”

“谁说不是？离开泥土的花你可曾见它开得更美？”

她看他一眼，遂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晓岚在叶家就这么住下了。

她也被安排住在楼上，和叶夫人的卧室比邻而居。卧室很大，起码有四五百尺，布置也极古雅。她欣赏的是，无论卧室或客房，每间都有自己独立的浴室厕所。

这屋子实在是此地少有的讲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此地是著名的寸金尺土。

学校还没开学，她十分清闲。每天只看看书，陪叶夫人聊天，如此而已。

她在给父亲写信，总得把近况报告一下。不知道父亲知道她搬来此地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她下楼。

她以为星期天，叶夫人和浩文都会在，但整个楼下静悄悄的，连工人的影子也不见。

她觉得奇怪。平日叶夫人足不出户，她今天去了哪里？那许多工人呢？一起放假？

花园里一个花匠在修枝剪叶，她走了过去。

“请问——人去了哪里？”她柔声问。

那五十多岁的花匠抬起头，看她一眼。

“是你，小姐。”叶夫人已把她介绍给全屋子的人了吧！“他们去做礼拜。”

“什么？！做礼拜？全体？”她意外极了。

“是。我们全是基督徒。”花匠说：“夫人用我们之前必会问清楚我们的宗教，这是很重要的。”

“夫人没有问过我。”她说。

“你怎么一样呢？你是小姐。”花匠很老实。

“但是我也是基督徒，只是——不那么爱上教堂。”她笑，“我觉得上帝自会在我们心间。”

“做礼拜是重要的。”花匠不同意，“听牧师讲道，可以增加人的灵性。”

晓岚当然不愿和一个花匠辩驳，她只笑一笑，离开花匠，朝花园另一端走去。

叶家的大屋是极漂亮的，又大，又古典，又气派，附近的房子没有一家能比得上。然而这样的房子只住着两个主人和六

七个工人，此地实在很不公平。她知道真有一家八口住一间百呎小房的事。

铁闸门在响，电力使大门缓缓开启，驶进一部黑色劳斯莱斯，后面跟了一辆长平治。

他们回来了，是吧！

晓岚喜悦地迎上去，先下车的是浩文。

“去做礼拜也不叫我？”晓岚笑。

“看你屋子里没有声音，以为你还没有起床。”他淡淡一笑。极有书卷味。

“我也是基督徒——”

“我知道，小时候我看见你受洗礼。”叶夫人说。

“啊——你看见我受洗礼？怎么我全无印象？”晓岚说。

“那时——啊！你才几个月大。”叶夫人笑得勉强，“下星期我们一起去礼拜。”

“好的。”晓岚回答。

叶夫人带着工人们先进屋子。工人们都换下了她们的白衫黑裤，穿上普通的衣服，管家陈太太也在一边。

“妈妈大概看着你出生的。”浩文和晓岚走在后面。

两个年龄相若，气质相若，很自然地成了一对。他们俩相处犹如兄妹。

“相信爸爸也看着你出生。”晓岚说：“这屋子里一切皆古旧，所以你也叫浩文？”

“不知道，名字只是名字。”他淡淡地笑，“只是配合个人就行了，晓岚很配你。”

“有这样的事？”她笑，“你是不是该叫叶彪？叶大龙之类的？”

“真顽皮。”他轻拍她肩，很温馨地。

“在家里我从不顽皮，因为只对着父亲。”她说：“而爸爸却

是严肃的，我很少见他笑。”

“没有理由。生活对他又不成负担。”他说。

“不知道，我不敢问。”她笑，“虽然他是爸爸，感觉上并不接近。”

“不象我同妈妈相依为命。”

“这是什么话？你们的富足丰裕很少有人能比，还说相依为命？”

“只是比譬。”他也不反驳，“下午我们出去走走。”

“去那里？”

“无所谓，我们总不能每天困在屋子里。”他说。

“你不是常常去棋社下围棋吗？”她问。

“是。但不是在这阳光这么好的下午。”他望望天际，“想不想游水？”

“想，可是不喜欢去挤沙滩。”她摇头。

“去别墅，那儿的泳池非常好。”他有点孩子气。

“两个人——算了。”她突然有点退缩。和他单独在一起，她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她也不知道。

“你喜欢很多朋友一起？”他望着她。

他的眼神非常动人，温柔而有情，是那种很容易引人陷下去的眼睛。

“也不是。我这人很极端，要不就喜欢自己一个人，要不就喜欢一大堆人。”她说。

“不曾有过男朋友？”

“我很挑剔。”她淡然摇头，“我不喜欢外国人，也看不起不如我的留学生。”

“实在挑剔。”他笑，“你喜欢哪一种人？”

“骄傲得有理由，自信得有条件——”她说。突然想，他不

就是这种人？于是住口不说。

“怎么不说下去？”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她。

“想不起还有什么。”她避开他视线。

“真想不到还有人跟我一样挑剔。”他笑。

“所以我从来没见过你有女朋友出现。”

“还没找来，怎能出现？”

“淑珍不催你？”她问。

“她的眼光比我更高！”他笑，“直到你出现，她不曾欣赏过任何人。”

“你们接触的人太少了。”她避开正题。

实在不喜欢把话扯到她身上，这很别扭。

“我的学生，我的同事，还有以前在英国的同学。”他摇摇头，“也不算少了。”

“淑珍自己也没有什么朋友。”

“是。我只听见她提过你父母。”浩文笑，“你父亲——教了一辈子大学？”

“是吧！我没有问，理当如此。”

“哪有不知父亲以前做什么的女儿？”他看不过眼。

“说过跟父亲不是很接近，而且——你对你父母以前的事很清楚？”

他一窒，好半天才说：

“自然——比你知得多些。”

“我们扯平，好不好？”她笑，“我是个不喜欢怀念旧事，不喜欢翻旧账的人，可以——下午我们看电影去吧！”

“你个性如此，会不会和我们家格格不入？”

“目前为止，还没有感觉到。”她说，“我看见你们起居室里有很多很多录影带，谁看的？”

“妈妈，有时她看一些西片的片集。”他说，“她是很寂寞无聊的，六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

“谁不是几十年就过去了呢？”

“你不会明白，她——”他脸色变一下，不再说下去。“就要午餐，我们进去吧！”

“在你家养尊处优，不知道我搬出去之后还能习惯吗？”她笑。

“在美国你们生活怎样？”他好奇。

“极普通，没有工人。”她说：“我弄饭，清理屋子；剪草及屋子外的的工作请一个留学生做。生活简单，一切机械化，如此而已。”

“你真自己做饭？”他好奇地问。

“要不要试试？找一天放工人假，我来做晚餐。”她绝对有兴趣。

“免了，免了，免得妈妈责怪，你是她的上宾，怎么可以进厨房？”

“你们家阶级观念重，而且你极怕淑珍。”她说。

“她是妈妈，她养大我。”他的声音低沉了，“这屋子里的一切全由她作主。”

“你们家的维持靠你吗？”她好奇地问，“哎！我是太多管闲事了。”

“当然不。我能帮得了什么？我的薪水大概只能供得起一间两千呎的楼，而此地连花园近三万呎有。”

“她做。”他苦笑，“妈妈极富有。”

“她做生意？”

“有些投资吧！本地不多，多半在国外。”他皱眉，“妈妈的慈祥温柔外，也有精明的一面。”

“淑珍年轻时的美丽一定倾国倾城。”她由衷的。

“是——吧！”他居然承认了，“但倾国倾城又有什么用？也要在一些条件下妥协。”

“什么意思？”她不明白。

“啊——没什么，没什么。”他自知失言。“进去吧！”

她不再问，心中却在想，是否有一个故事？

起居室里，叶夫人正在看电视录影带，是看出名的长剧《豪门恩怨》，写德州富豪们的家庭纠纷和感情。

晓岚从小在美国长大，她知道象电视里的大牧场，大屋子，大公司在美国已算一流的了，这个片集颇真实，所以能长时间屹立不倒。

刚坐下，叶夫人“啪”的一声用遥控机关了电视。

“小儿科。”她轻轻吐出三个字。

小儿科？指什么？电视情节，电视里形容的富豪？

“看过这电视剧吗？”叶夫人问。

“看过了，美国比此地早一季播，很受欢迎。”晓岚答。

“你不觉得它虚假吗？豪门是那样的吗？那些编剧太没见过世面，太没有想象力。”

“妈——”浩文欲言又止。

“难道不是？小儿科。”叶夫人轻视地说，“开饭吧！”

立刻有女工人出动吩咐厨房，立刻有人忙碌起来。

“下午不出动玩玩？”叶夫人雍容的问。

“我想游泳，晓岚想看电影。”浩文说。

“那么依晓岚吧！”叶夫人温柔却果决的说：“太阳这么晒，何必游泳？”

“其实——我没有意见。”晓岚不好意思。

“女孩子不能没有主见。”叶夫人说：“没有主见的女人到哪